

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鬼神傳

## 第八回 柳金托夢 報夫報母 助黃必貴 一舉成名

卻說幽冥使者帶領柳金的魂魄，竟往杭州投胎。先報夫夢，後托母親。那時柳金魂魄已到母家，不勝悲哀苦楚，其母問曰：「我的嬌兒，因何至此，這等悲泣？」柳金告母：「女兒悲泣所為何來？自從大爺帶奴回家，見了大娘終日打罵不停。自大爺到了杭州，大娘發怒，行無天理的狠心，將奴打死。屍首不許埋葬，撇落江河。幸有恩人心貴黃秀士，將銀備棺收葬，已得歸土為安。那時孩兒冤魂已往泉台，哀告閻君。閻王怒恨毒心大娘，指定奴奴三魂一魄復投母胎，仍配蘇郎世年姻眷。指定一魂投在孟娘轉女為男，日後任雪前世之冤。一魂步回陽路，常在黃秀才左右，助他身榮顯貴。今日之女兒者，即前生之女兒也。」講罷，忽然雞鳴。驚醒，對夫說了一遍。「不知此事如何？」說罷不覺方氏腹中大痛。此亦要分娩之說，果是產下一個女孩，正應夢中之語。報知蘇大爺，文顯聞報，即到祁家。坐下談說夢中之事，說了一遍：「再等一十六年，復配鴛鴦。未明此事，有之則罷。」岳曰：「有此怪哉，有此怪哉，爾岳母亦得此夢，一字不差。若是為真，我兒一定在死於泉世矣。」不覺淚染麻衣，大家苦情說了一遍。不知凶吉如何，話下不題。卻說蘇文顯到了杭州數月，貨物賣起，又買蘇杭雜貨準備回鄉。一路歸程，回至廣府。貨物上了行店，文顯返鄉。孫氏見夫回轉，備說情由：「柳金私通，以淫為重，我知此事，誓不難饒，以至自見丑陋，忿故亡身。」說了一遍，此事不言。文顯先已知之，亦無法可施。不是怕妻，總係有些懼哉。文顯自歸，終日煩悶，仰天吐氣。不覺年長，孫氏生下一子，乃是柳金托化，轉女為男。孟娘歡天喜地，改名玉龍。文顯不瞅不睬。孟娘謂夫曰：「你道我回歸十餘年，並無所出。況你常常外往，書云：『孤陰不生，獨陽不長。』叫你妻子怎麼生發。況你年年出途賺此利益回來，畢竟是賣子賣女的財。不若在家生枋發葉。正是家有千金亦粟，以子為貴，何得離鄉別井，失人之倫。我與你夫妻如魚得水，相敬如賓，妻子有倚，兒女有靠，卻不是可麼。」自文顯回歸不覺三年長矣。一日坐定自付自思，怒氣云云：「妒婦亂家，佞臣亂國，語不虛傳。怎麼離了這個冤家？」心生一計：「不若再辦貨物，仍住蘇杭，竟不回鄉。卻不是離了冤家之路，何必在此與他爭競。」自此置備廣東貨物，復往杭州。就在杭州省城開張貿易，與丈人祁伯岳岳伴生涯。不在話下。卻說幽魂祁柳金，奉閻羅天子敕旨，打動黃必貴春心，閻君有道：「事要公心直報，不得隱匿真情，如若隱匿治罪非輕。」

「我只得將身早上，離了陰路出陽台，一步步直往陽台上，竟奔家鄉。曾奉閻君命，合戲弄黃郎。吞一思吐一想，順得閻君命，猶恐敗了自己綱常。情悽慘，意彷徨，驀地教人哭斷腸。夜手推開生死路，跳出陽台近粉牆。」

柳金變作一個婦人。此時天色將暗，躲在黃必貴門首叫喊。必貴正欲明亮讀書，耳聽門外揚聲大叫，不知是何緣故。踏出門前，正是看見一個婦人，躲在門前。必貴問故：「女子因何在我們門首張揚？」那女子回言：「妾啟君家聽奴訴說因由，妾身乃是張家婦子只為母親有病，回家看母。早上母病危篤，後得回蘇，故此耽擱夜深。況家有幼子，不得不回來，至此處天色朦朧，欲回夜深不能，回頭不及。今特懇求君子大德，容納妾身在此門樓歇宿一宵，足感恩惠。」必貴聽婦女之言，到有幾分憐憫之心。況且必貴但見事上不安，便去為之。至今那婦人哀求，欲待不與，昧了自心。欲要借之，尤恐被人談論。左右兩難。那婦子跪下再懇：「君子若不求借，小婦人回轉半途，倘遇強漢污穢妾身，奴當萬死。」貴見他悲懇慘切，沒奈何。女子潛身進入，貴扣環封鎖，回轉芸窗讀書。

將有半鼓時候，那女子輕印金蓮，慢行玉步，來到窗下。嬌嬌滴滴的聲音，行近台邊。連稱：「君子，幸蒙海涵，奴見君家讀書清亮，妾身特來與君伴讀。欲求君家一二字耳。」趨前生位並坐。貴道：「夜靜水寒魚不餌。」婦云：「更深巢冷燕來棲。」貴道：「誰能與汝支離話？」婦云：「妾欲同君嫋娜言。」貴道：「足不納坑衢，安知深淺。」婦云：「身無登峻嶺，便識高低。」貴道：「白晝不知風月動。」婦云：「夜深方覺鬥星移。」貴道：「山伯無心思祝女。」婦云：「文君有意戀相如。」貴道：「月朗天清，今夜斷言無雨。」婦云：「天寒地凍，此宵必定成霜。」貴道：「莫是昔年紅拂女。」婦云：「原來舊日柳金身。」必貴霎時聽得柳金二字，明明是鬼，心中大驚。慌忙呆了如醉如癡。竟有一餐飯久，才得甦醒。柳金道：「君家切莫驚慌，我明是柳金。前得君家大恩，備棺收葬。那時妾身已往泉台，在閻王苦訴，歷出君家之大德。閻君歎息，世間有此義漢。命奴陰魂早上行動君家，若是春心一動，把他恩情付去東流。若是春心不動，教我助君一臂之力，日後一舉成名。你只可用心攻書，但得科考三等功名。現在講罷，耳聽雞鳴，不得多講。奴便潛身。」一霎時，不見了柳金。必貴思道：「卻原來是一夜大夢。」

不覺又是秋闈，必貴入科。鬼亦跟隨，輔佐三場考滿。房師取選文字，看到黃必貴的卷，不成句讀，又是丟開。其鬼檢回，不覺又看，得數卷。又見黃必貴的卷，再看亦不成章，又是丟開。鬼又拾回，一連三次。房師道：「此人文不成章，總是陰功所得。」取起上卷送上。座師再選，看到黃必貴的卷，總不成文。與房師言論：「此卷何得取上？」房師言說一遍：「想是陰功者得，中他末榜亦了。」座師說道：「這個做不得，諸卷還解上京都，此卷文字猶有執法不便，不若待他作過三場文字，方可送京。」沒奈何房師代作，座師看過，此不是末榜之才，應中第六。至揭榜之日，果中了第六名。鄉試中式舉人，話下未畢。

卻說浙江祁伯岳生下一女，名喚柳青。而如掌上之珍。風光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不覺長成七歲。只是如癡如蠢，三魂未足，故未精伶。卻說祁柳金的魂魄，因奉閻羅之命，打動黃必貴春心，宛然不動，助他捷貴。回了閻羅，鬼使帶了柳金魂魄到杭州。是夜柳青睡熟，鬼使將柳金的魂推入柳青身上。次早起來，語話大不相同，已比前日伶俐數倍。

又說毒心大娘，自生下一子名喚玉龍，長成十五歲。不讀詩書，散憚無為。與匪類相交，終日賭錢爛飲，好賭好嫖，無所不至。但是無銀，歸家凌逼老母。一年有數十次。一日，母親不與，其心深恨。引賊回歸，打劫擄掠。其母不與賊財，被賊將篋箕斬開，四卡加住頸項，用火燒之。逼出銀兩，其賊搬運已去。孟娘被火燒壞，苦痛難當，請醫調治不癒。一家奴婢共一十餘人，個個彷徨。捱至十餘日，孟娘痛死。此所謂：冤冤相報何日了，直待無常一筆勾。

自孟娘死去，玉龍亦死。那時玉龍魂到幽冥，報與閻王，已雪前世之冤。閻王又差鬼使，帶了柳金冤魂，到杭州將他魂投入柳青身體。其時，柳青年長一十六歲。自此三魂俱足，其人乃得十分伶俐。準備以配蘇郎，卜定吉期，再整鴛鴦。此時蘇郎年四十七歲，丈人祁伯岳五十有三，乃一家親眷。文顯身在杭州貿易，共同岳丈合伴生涯。略聽數千之金，在杭州置下田莊產業，人藉杭州。自柳青歸門，連生三子，個個皆貴，以顯父母報之云云。